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

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幷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轒轀三月乃成距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
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
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
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
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
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
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
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戰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
與戰於段口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
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
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衆數萬人
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
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
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
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
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
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
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
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
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
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
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
矣既非秦末鼎峙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

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
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
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
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照烈留魏延鎮漢中皆
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
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
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
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
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
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

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　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
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
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
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
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為亦不為皓所憎故
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
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
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
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

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奕之曾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

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
故寔笑而不荅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
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
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勑諸圍皆
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
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
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將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
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
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
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
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
襲城僉格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
穀鄧艾遣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
揚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
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
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
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
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
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
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
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
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
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

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
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
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
降諸葛瞻督諸軍知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
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
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
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
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
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
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
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
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奔吳

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
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
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
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
從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
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
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
詣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
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
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
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
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

或謂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

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
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
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
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以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
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
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
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
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
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
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灋陶朱公泛舟絕跡全功保身邪
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
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
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
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以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勑鍾會進
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
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
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發漢西曹屬邵悌
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
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
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
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
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

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秖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日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

會愛信之建恐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
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
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
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
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白外有匈
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
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
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
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
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略死喪狼籍
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
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綿竹西斬艾父
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
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
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
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域鍾會兄毓嘗
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勳
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
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
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
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
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讎對
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
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

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帝從之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敦煌

叚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太上御名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淮南三叛

文欽　毋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以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度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

於漢濱有共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荆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也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閏月甲申師次于濦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

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毌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

弓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皐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愼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甘露二年夏四月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壽春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

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
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
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
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
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
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
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
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
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為游軍
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
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圍

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
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
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
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
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以謝壽春而堅誕
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
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
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今
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
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
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

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捨此欲乘危
徼幸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
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
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
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
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
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
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
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石車火箭逆燒破
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
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

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
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
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
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
懼又表鴦虎皆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
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
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
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
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
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
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

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 晉晏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 不繼軍糧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支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氏篡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 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

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
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
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
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
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
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黃
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
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便
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
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
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
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

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以帝荒淫
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
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
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
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
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
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
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
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
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
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

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
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
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
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
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
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
齊王築宮于河內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
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
辛亥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舃副焉　秋八月庚
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
乃止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
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
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
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
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

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
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
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
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
劍眾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
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
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
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
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
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
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
復更言顗彧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

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
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
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
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
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
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
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
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

咸熙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

王顗謂祥曰相王增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
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
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
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
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九月戊午以司馬
炎為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為晉
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于
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
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辰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為陳
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
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為
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
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
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
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
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
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
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
亦不能革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秋九
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

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
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
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
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一
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
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秘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
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
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
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
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
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
終於所寢之車
惠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晉滅吳

魏元帝景元三年冬十月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
為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為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
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
咸熙元年秋七月吳王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
出拜之休把興臂指𩅦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群臣尊朱后為皇
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
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

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
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茍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
元元興大赦　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
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爲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
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吳主之立發
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
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
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徙於廣
州道殺之夷三族

晉武帝泰始元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
紹孫彧偕來報聘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吳主怒追還殺之
冬吳西陵督步闡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

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

二年春三月吳主大會群臣廬江王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
頃之召還蕃行止自若吳主大怒斬之　五官中郎將丁忠說吳主曰北
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
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徼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　秋八月吳主以陸凱
爲左丞相萬彧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群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
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
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
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前之
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墝确非王者之都且童

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
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官吏
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
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黨相扶害忠隱賢此
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
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冬十二月
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
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
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
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
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廩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
穀養民專心東向又交阯淪沒嶺表動搖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
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
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
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
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
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五年春二月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
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淄鎮東大將軍東莞王
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
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

侍衛不過十數人　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孫瑩綜之子玄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六年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　吳主遣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擊交阯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以捕兎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冬十一月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

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吳人刁玄詐增讖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
揚之君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出華里車入　主后及後宮數千人從
牛渚西上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
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帝遣義
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八年　初廣漢太守弘農王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為
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
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郎濬任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
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復
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兵大
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
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
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却功大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
令攀典造船艦　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
守吾彥取流柿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
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秋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
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
冬十月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弈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
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
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
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
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

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
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
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
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
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
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
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
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
安督孫遵循南岸禦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將
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
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
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
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
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
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免為庶人吳主
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
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吳主之游華里也右
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
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
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
憂懣月餘亦死徙彧子弟於廬陵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
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
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

相賀忠良排陷信臣被害事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
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
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
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
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灋以禁
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
福誠非所以保安洪緒熈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
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邪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
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
民為草芥今灋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
求辦是以人力不足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
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

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
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
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俱被詰責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
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
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
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
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
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
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
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

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九年春三月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十年秋七月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且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科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

咸寧二年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冬十月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將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

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晧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三年夏五月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　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四年夏六月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冬十月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冦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十一月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帝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

五年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

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
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
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
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
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
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
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
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
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
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
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帝

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今釋
吳為外懼豈非筭乎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
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
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
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
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
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太康元年春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横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
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
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
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

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陵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昺翻之子也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此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

蜀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為
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
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
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諸葛
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
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
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
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涕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
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
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
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
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
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
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闇於事
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
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固足多若其不
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
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
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
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
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而降濬兵甲滿江旗幟燭天威勢
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昬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衆

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絡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吳人大悅滕修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衆赴難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王濬

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降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
帝以彥為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
為伏波將軍楷為度遼將軍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
月丁亥朔皓至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其縛賜
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
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
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
吳降人皓登殿稽顙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
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
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
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
、臣諸將人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

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
善之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
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忿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
與周浚牋曰書貴推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
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
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
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彊盛有司奏
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
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
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乘勢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臣
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
領還圍石頭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

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
明制也皓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
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
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
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
物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彊宗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
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
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
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
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先入皓宮渾又先登
皓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皓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濬與渾先
得之矣濬箋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
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及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讟故其
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
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
廷尉禁推詔勿推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
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濬失望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
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
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
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勖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
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
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
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

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羌胡之叛　樹機能 齊萬年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六年夏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宜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七年夏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弘軍敗而死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咸寧三年春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四年春正月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

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冬十二月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

五年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十一月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

甲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
涼州遂平

太康元年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史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

六年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　冬十一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

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劒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
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有不能罪也
八年秋九月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
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
戎狄亂華宜早絶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
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
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
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
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彊暴爲寇而兵
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
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
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
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
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
任尚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擾中世之寇
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
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
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
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
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

事未能從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

為福因敗為攻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變愛易徹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

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
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
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
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
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
長也朝廷不能用

陳敏之叛

晉惠帝太安二年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
千人欲為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
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
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
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
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
將朱伺犇武昌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
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
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
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云江淮已南皆
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
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歆
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敕諸軍三道
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
史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出藍
田關以討昌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
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

向豫州劉喬擊却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秋七月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等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雋山其衆悉降　冬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秘玘處之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謂

[illegible]在十二卷

衍說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為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趨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

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摠留事越表以行
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
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
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
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
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
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
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
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　裴碩求救琅邪王睿睿
渡沔寇江夏拔之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新蔡
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

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每年
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寇
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
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
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
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殺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
遷擢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
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
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
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
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

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
書甚悲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
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
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
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
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
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
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
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
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
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敏敏
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
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衆皆潰
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
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
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巳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爲侍
中紀瞻爲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爲參軍陸玩爲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
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
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